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二十二

人物五 流寓

明

張素字元卿號檜泉其先吳人父景儀工詩善楷篆僑居京師三楊學士欲薦授中書辭挈家南旋居清江浦素總角通五經大義旁及陰陽方術成化中舉於鄉授河陰令值歲稔簡獄訟節厨傳平市價停權稅與民休息歲餘庭無敲扑吏卒倚其杖於壁蛛絲塵結時與賓佐登廣武山流連眺詠或將薦之朝歎曰化行一邑吾道可見何必天下哉因和歸去來詞以見志踰年乞休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二十一

一

卽日戒行蕭然如逆旅中人河陰爲立遺愛碑歸三十餘年未嘗入城府卒年八十九子雍正德中以經明行修徵逮補乞養人稱之曰淮川先生卒年八十一

方福莆田人成化中進士

或云永樂中

官御史時議開礦福

極言其不便且言此乃水礦開之則斷天地之脉洩三城之氣費帑勞民得不償失水將大上人其流離帝大怒謫淮安常盈倉大使遂卜居清江浦及開礦壓溺無算朝廷悔之復其原職行人未至有素識校尉過福而語以故福方沐髮以爲逮已也驚懼成疾比入覲至徐州嘔血而卒以本官賜葬於徐家湖北子孫至今置守

冢焉

楊懋宛平人成化閒進士任工部分司有惠政商民為

立生祠祀之遂家於清江浦子孫傳世至今

按懋別見官師或以

為浙江人府志定為宛平人

陳治定合肥人平江伯之後名治安者襲爵其兄也治

定以勳臣子弟官侍衛後居清江浦恭襄祠旁遂占籍

焉

萬壽祺字年少其先自南昌遷徐州父星新天啟末監

察御史出為山東按察副使壽祺年十五誦書二十餘

萬言崇禎三年舉於鄉甲申京師陷明年壽祺被執有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二十一

二

陰救之者得北還携妻子居山陽再徙清江浦號所居

曰隰西草堂

其自記曰戊子仲冬徙宅於浦西近洪澤南曰徐湖北則河淮合流東入於海四

區皆隰也築其原為隰西草堂載老幼携瓶壘鹿車一乘往居之春日下簷秋瓜落圃草堂無事負甕而已居

士曰吾嘗南臨石梁北過流沙東觀於海西登熊耳矣當是時中外宴然人物廣衍曾幾何時休西澁以稅駕

汲東臬之寒泉山川如故哀樂傷人能悲 曰南村 記

乎悲則思思則勤夙興夜寐以毋忘吾勞苦

吾移居隰西之明年始買園於其陽雜蒔羣藥築館引畦以自勤苦春秋佳日深巷中輒聞犬鳴則鄰曲來攜

酒過飲飲輒醉也因憶陶令有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畦結籬樹樂與數夕名其圃曰南村中之

引泉入畦結籬樹樂與數夕名其圃曰南村中之有廊焉列韻以步之曰韻步翼日臨於其上高翺翔視

若將遠游者館也曰遠游館其側夕陽多蔭草木翳密有樹焉曰春陰南北七武東西茅茨相望然蔽地不知幾萬里也棄不取取數武之內以一人之身為

徊其間四時無不足此奚爲者耶敝廬何必廣取足蔽  
牀膝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此亦陶令之言也今昔  
之感甯獨移居而已乎酒酣乃爲之歌曰皇天平分此  
南北兮予獨凜此中臬日月淡其沈澗兮水又重之以  
寒潦豈申申而將旦兮何眾蔓靡散而不可蹈也往旣  
不可見兮來者趨超而煩勞也慘鬱陶而誰語兮竊將  
適乎遠郊步清塵於柴  
桑兮承休風於啜糟 嘗自負甕妻徐子睿荷鋤隨之

灌園自給晚被僧服自稱明志道人沙門慧壽然痛飲  
食肉則如故四方慕其名者曰至壽祺故家子琴碁劍  
槊百技通曉家有良田美宅山莊百頃及世事牽染幾  
瀕於死所藏蓄一時都盡冠黃冠紫衣蕭然物外每與  
遺民避人歌嘯泫然泣下所爲詩最工與陳子龍夏允  
彝相上下也卒殯南村或曰後歸葬於徐州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二十一

三

國朝

陳丹六明平江伯後有名文者以功封東海侯邑於寶  
應再遷清江浦丹六少穎異於書靡不綜覽尤喜讀孫  
吳書好走馬擊劍時余相國出撫東吳丹六仗劍叩軍  
門相國引視甚偉之會去不果用丹六善醫試人輒奇  
中或驚以爲神丹六笑曰吾醫無他術亦以兵法部署  
之耳丹六爲人長身鶴立議論風涌河道總督趙世顯  
尤與之善嘗引入卧內欲官之固辭乃止初世顯盛時  
聲勢炎赫門下客競相援引丹六居常退避鮮請謁及  
世顯以事去諸親信者多被遷逮或亡匿不敢出丹六

獨身一騎冒風雪從之行二千里抵京師乃返年七十  
七卒

張文彬山東人寄居清河先是康熙中歲賦由民解百姓苦於需擾至有傾破貲產不足償事適文彬族兄志棟旬宣江南文彬爲力言其弊遂改官徵官解民困大除戶戶祝之不衰文彬後遂家於清河子孫蕃衍

咸豐志失

載今從張氏家乘採入

陳大復字敦來亦平江伯後爲文援筆立就成進士典試粵東西掌廣東及京畿道巡視裕豐倉時值京察年老者爭染鬚大復笑曰此豈所以事君父耶巡視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二十一

四

中城督振廠老幼相踐踏或加捶楚大復曰窮民求生奈何重責傅文忠奴倚勢使酒大復禽治之諸貴人多爲緩頰不聽明日文忠親詣謝時人兩美之純廟時以日食求言大復陳四事優詔嘉納出爲河南陝汝道興學勸農每出行縣不乘驛馬吏役各給錢飲食官無私焉罷歸講習不輟後進多所裁正諸孫肇麒肇鼇皆知名初大復貧困時有甘蓼巢者周其貧而教之陳氏至今私祭於寢

陸霽字芸夫秀水人錢世祿字懋功山陰人霽以武科舉其鄉官河營千總因家焉世祿授徒浦中工醫嗜酒

志意曠然不能治生產所交多當世豪俊或延致之  
不屑也霽久宦不達乃罷歸無所事事而獨與世祿嘯  
歌相向世祿歎曰以霽彬彬禮樂之材而側身部伍之  
中用違其性其窮豈不宜哉霽既歿世祿益困所居河  
干草屋數楹前竈後寢衣履敝穿閉戶終不復出竟死  
世祿有子布迎霽妻養於家終其身

沈國寶初爲浙兵隸趙某麾下趙被罪出關國寶隨往  
趙父子卒戍所國寶歸其柩撫趙遺孤居清江浦教育  
備至初趙之被逮 詔獄也李亨特爲刑部郎鞫之國  
寶願以身代情詞懇切李以法不可然陰識國寶及亨

特出爲東河總督招國寶往曰吾子天下義士吾年老  
脫有不諱願有以相託國寶再拜叩頭流涕而言曰亟  
知公知我然身已許趙氏矣亨特嗚咽良久遣歸當是  
時國寶名聞江淮閒國寶有子在浙來迎養歎曰趙孤  
未成名吾安歸年八十餘死於清江浦趙氏厚葬之  
丁楷字木公滕縣人少時流寓浦中以詩筆擅於時楷  
偉幹尙氣嘗見賞於趙佑佑主試山東時物色不可得  
入貲爲州同知貴州苗變承檄往諭之單騎入賊壘曉  
以大義皆解甲歡呼而楷所請格於上不果如約尋復  
叛命再往是時諸同官皆爲楷惴恐楷太息請行座客

送之有揮涕者楷謝諸公勞苦然丈夫許國死耳去弗顧遂遇害事聞 賜卹子孫襲職當楷入黔時厲其孥於洋河所居室久扃閉忽大呼而擊案者三家人啟視塵上指爪森然則楷致命時也楷妻之從子張劭云左錡字蘭釜桐城人官邳州吏目誓於獄神祠不取一錢囚皆感泣而禁卒苦饑譁欲散去錡於是招遠近病者病者大至錡望色聞聲辨肱沈痼立起乃薄取其酬盡散諸卒伍曰活人以取錢不愈於殺人以求生乎知州某至錡薄其爲人不與參乃揭諸郡守郡守歎曰得非左蘭釜乎趨駕親詣畱之知州驂從痛飲極歡而去

錡卒棄官隱居浪石鎮種桃萬樹子孫至今家焉有裔曰嶽字逸民高才博學爲時所重

林翁者閩人不知其名入皆曰林翁云翁善數多奇中人不能學常垂簾賣卜龍王閘下卽得錢不再卜卒死於浦或曰翁蓋類有道者

黃斌字雙允號質庵其先自安徽遷徐州之宿遷縣父廷珠官淮揚游擊晚遂寄居清江斌少沈密力學不倦補博士弟子入貲爲東河縣丞補滎澤主簿改官府通判未及之官以失明廢於家斌綜計精覈自以病廢無所建樹於世曰以施之吾家每晨起董督公私人無違

用物無虛材其綜理至於竹頭木屑罔或不舉尤篤於  
交游耑壹赴人緩急兩湖總督周公天爵以事被逮時  
家屬浮江入淮將歸東阿母夫人倉卒卒於舟次於是  
公罪且不測江淮故吏無過問者斌獨毅然出鉅貲爲  
喪具命諸弟往經紀期三日畢辦至於校衾池窆灰廬  
之屬靡不中禮旣而周公奉命防夷淮楚過斌所居  
撫膺而哭曰微黃君吾不復視息人世矣及復爲漕督  
將乞假守制時內外方倚公以重而公終以不可違禮  
邀榮首訪斌斌力贊成之其守正如此侯官林公則徐  
之遣戍也中道改往河南塞決口遣人視疾願一見斌

以目疾固辭及林公至祥符馳書千言爲言河勢曲折  
修築疏濬所宜公悉嘉納斌爲人疏須白晢神骨晶瑩  
晚益專靜返求身心之學嘗以夜分思一日所爲計其  
功過每歎理不勝氣以是爲憾喪祭昏娶斟酌今世之  
所用以求合於古人之意雖知交狎見必整衣冠拱揖  
周旋如對尊貴人旣失明使人扶掖見客舉步尺寸詳  
審未嘗失禮性彊敏箋候酬答口授累千言無可增損  
者人或與書曠隔經年皆識其端委檢對時日無舛一  
室之中盂几鼎鑪名書妙墨位置秩然或少欹側必責  
主者以是人不能欺或勸之曰此非養心之法斌歎曰

心以用爲養吾以媿夫放佚其心者也年五十八卒  
孔繼鑠字宥函曲阜 至聖裔自京師遷清河父傳坤  
仕南河主簿繼鑠生而穎異四歲知書能讀陶詩十五  
爲和陶詩有停雲之作爲耆宿所稱賞於書無所不讀  
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制義一覽輒棄置屆試期任取名  
作仿效之規模意趣無不合見者疑爲宿構道光丙申  
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  
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爲養親計時督  
河使者以舊契相與極款密人疑有苞苴之行因憤而  
去官避居於寶應將以養親終老會粵寇入江揚州陷

有故舊大僚來防河軍於泰州強起佐之以功得知府  
大僚伎中敗復歸寶應督師德興阿駐軍江浦再起寇  
來犯督師走繼鑠死之旌於 朝繼鑠能文章好爲古  
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與同郡魯一同宜黃黃爵滋款  
徐寶善益陽湯鵬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灃以氣節相  
尙賦詩酬倡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知天下將亂每  
語人曰吾當死國際亮號爲善相人熟視曰君殆不免  
聲音高亮嘗於曠野長嘯如鸞鳳鳴天際樵夫牧豎驚  
而聚觀軀幹短而豐有力取一方食案孟鼎滿列其上  
以兩手舉之走數十步不變色讀道書能煉氣雖盛寒



衣禪衣走風雪中無所畏負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中年爲一姻婭毀其貲盡至貨居宅以償負不介於懷著有心嚮往齋和陶詩壬癸詩錄皆鈔版其他作甚多藏於家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涼故世將或曰燕京人 國初嘗從吳藩平雲南已窺其有異志挈孥而逃於淮安之山陽遂占籍焉世居安東一同始遷清河父長泰郡庠生工書善畫閉門養素以道自貞一同生而穎悟絕人六歲通五音少長工爲古文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次年舉道光壬午科副貢生

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五年舉人當是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并道按察於布政使布政使得詳察所屬以專達於 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

今天下之弊蓋在於知府擁虛名以容與於上官屬吏之間其實無所能爲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長吏統轄不甚遼闊耳目易周情僞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夕至門鑰未峻百姓呼號易達佐貳丞尉詳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卽事必舉故誠能得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則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則州縣莫敢爲姦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視督撫司道叢治於一方者功相萬也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能耳

目清明公務修舉當世以爲名言嘗就試禮部有蔡生亦與計偕稠坐中揖問姓字大驚曰少時讀先生文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乃今先生故在也立起踧踖備子弟禮而去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爲能得剛之美建甯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古歌行自以爲不及旣再試不第益研精爲文章乃汎濫無涯涖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然居恒鬱鬱嘗自歎曰吾乃爲文人耶林文忠公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欲行而以親老止周文忠公天爵見其文曰此天下大才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

文正公國藩尤敬異庚戌試禮部居淮安館舍數屏騶從就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爲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眾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爲懊喪如失左右手粵賊初起一同以爲潢池小醜何勞 天師但復土司責以成功其人宗姓豪強山溪礮崗徑塗熟悉跣足矯健長技皆同復一州鎮便以相假得一溪崗永許鎮壓昔時改土歸流今仍改流歸土不費京帑不勞徵調期歲之間便可永輯聞者以爲迂賊之踞金陵也同年生盱眙吳公棠方宰清河眾志洶洶一同爲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潁淮徐滁泗宿

海各府州若縣辭氣奮發指誓天日共期滅賊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鎮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廬州危急江忠烈公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之任桐城戴孝廉鈞衡走書通曾文正之指欲其起佐忠烈謝不出而復以書有曰今日之憂不在已被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殘破之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而岌岌思爲賊之民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次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凝且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

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没人物彫散  
倉庫空竭金城蕩蕩莽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擁空器寇  
至則靡固其所也昔唐季之亂東都居民不滿百戶荆  
南兵餘裁十七家史稱張全義尹河南韓建刺華州皆  
能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中民富軍贍安集殘破  
莫良於此又曰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  
遂出梟桀又有搢紳科目之無恥者閒廁其間指使引  
導於是其教則參以泰西其軍制略仿周官軍帥卒旅  
其官雜取漢宋諸色目而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  
而多詐既得金陵志意少滿僭立制度然而未有立國

之勢也自古戰伐之朝有立國之勢者則先攻其本桓  
温之直走成都王鎮惡之溯舟渭水韓擒虎之順流三  
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  
枝張角死而飛燕黑山熾仙芝殛而黃巢尙讓橫迎祥  
滅而自成獻忠狂皆由賊基未立東西流走合散無常  
殲厥渠魁則各自雄長益多樹敵翦除黨翼首惡自孤  
爲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專收旁郡豫帥壁信  
陽收蘄黃皖帥仍壁廬州收舒桐江帥壁廣饒收宣歙  
蘇帥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鎮皆觀釁而動而  
專責西師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耕戰

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虞變待時而以曾侍郎九江之圍爲綴賊之勢西師旣盛出一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慶突出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牽於曾塔之師急不得返顧沿江諸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則成功可望其時有謂先攻金陵剗賊腹心肢體自然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江帥何桂清以爲賊如釜魚阱獸期於旦夕成功朝野幾同聲慶幸一同獨決其必敗未幾而潰裂蘇浙淪陷桂清伏辜迨於文正東征舟師下壓坐鎮安慶指復金陵一如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憂傷時勢之艱危於 國家

田賦兵戎諸大政與夫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爲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性極疏闊不立畔岸而風節卓然或請爲文壽一鉅公却之曰吾輩之文疏直樸野不足說勢要必若肆其狂愚爲足下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其不苟說於人皆此類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子德輿誼在師友之間相契尤莫逆焉同治二年卒著有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詩文集十

二卷右軍年譜二卷白登山人年譜一卷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二十二

十四